



最是星星惹心扉

□ 沐墨

星星之于他,那是一种希望的光,他

渴望借助这种光来获得真理

还记得毕业时,老师送过我一句话:想要播撒阳光给别人,首先自己心里要有阳光。也许,我远不够阳光那般炽热,但我总在努力,哪怕借一盏弯月的微光,寻觅那些散落的星星……

知道他16岁且是个智障,是后来从身边的人以带有怜悯或鄙夷的交谈中获知的。他叫陈星星,五官深邃,皮肤黝黑,从他伸展双臂时不经意从衣袖露出的一小部分皮肤可知,肤色深浅十分明显,是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底下形成的。手指上的纹路很是深刻,并且掌上的皮肤厚实,指甲并不洁净,有黑色的泥土残留在内里边缘。这样的一双手,我从年老一辈长时间从事劳作的人那里见过。

他来过学校,大部分的时间都趴在窗外倚在门口听我上课。待巡查老师来了,便一阵惊慌失措地藏起来。这孩子,还是蛮机灵的。他不是我们班的学生,也不是在校学生。因为在他报名后两个星期就被迫退学了,原因是他是智障生,还会打人。

这样的孩子,总是有着比常人更敏感、脆弱且孤单的心灵。在他内心,一定希望有同伴在他身边围绕,有读书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这会让他觉得快乐,是那种由感官触动心灵所带来的纯真的快乐。然而,他自制力差,不谙世事,易怒,还会打人,所以谁也不愿理睬他,若有人理睬他,也权当他是取乐的玩物。

但他丝毫不介意这些,他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害怕寂寞,使尽浑身解数要发光。所以他的闹,有意无意被人捉弄还自满自足的傻笑,是有缘由的。每次,看到他在窗外安静地听我们上课,听得流口水时,学生都嘲笑他。这时,他会大声喊几声: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教室一阵哄堂大笑。他似乎很喜欢喊这句话,也许是他家人为了教他记住自己的名字,而教了他唱这句歌词的吧。但在一阵哄笑中,我隐隐感觉到这句话的含义,星星之于他,那是一种希望的光,他渴望借助这种光来获得真理。喊过之后,他潇洒地离开,又偷偷跑回来,在窗外或者门外看看我们,好几次我想过去叫他进来,但他似乎害怕我驱逐,还没等我开口就跑得无影无踪。

我教育学生应该关爱弱者。其实,这世上每一人,都不应当被称为弱者,称呼其弱者是明显的分等级划界,显然不对。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被人称为疯子或弱智的人都是聪明的,只是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而已。

去年我们班元旦晚会,班上的学生还邀请他进来唱歌。他一字不漏地把《星星点灯》唱了下来,五音虽也不全,但已足够让我们感到惊讶。智障生的世界,也会有一首这么励志的歌曲。他的家人应该在精神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撑力,以至于每次他想发光的时候,总是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下午两点的时候,窗子下支出来的一双小腿,微曲着,很是突兀地横在过道上,可以看见皱巴巴的一张报纸的一角,用以垫着身体,无法想象,他是怎样在这微寒的过道里午睡的。听到上课的老师经过的时候要求让道的叫嚷声,他便把腿伸进内里,似作着抱膝状,待声音稍微远去,便再次将腿支出。镇定自如,似乎从来都不会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如此年少的时候,他便离开了学校,远离伴随同龄人的玩乐,疏离了本来属于这个年龄应有的童年,然后在不正常的生活中漂泊。

他本可以是很正常的,他的智力虽发育得慢了一些,但是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来完善的,可惜我们都沒有给他做正常人的机会,让他受到正常的教育。也许他不来听课的时候,跟随着父辈在工地上做着零零碎碎的赤手搬砖块、搅拌水泥什么的工作,也没有劳动保障。只是跟随着父辈离家一次,必须得记住回家的路,这对他来说实在太难,可是他做到了。家境清贫,身有缺陷,对于生活,无法作出自主选择,连上学的权利都被剥夺。

我偷偷让门卫不要拦他,放他进来。他倒是每天从不缺席,不论风吹雨打。只是近日,教师宿舍楼发生丢钱财的事件,全校老师把怀疑的目光都集中到陈星星身上。我是不愿意相信,但似乎有老师找出了证据,说谁谁亲眼所见。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尽管是个智力缺陷的孩子,他也没有这种取人财物之心。在他眼里,他是多么珍惜自己能够在校园里来去的自由,他怎会去偷?“偷”这个词用到这样一个孩子身上,着实不该,因为他根本没有动机。

但任凭我怎么说话,都无法替他最终含冤打人的事实开脱。自此,学校不再让他进校门,但有一天下午我下班后,却在校门口意外见到他,想来这段日子,他一直在墙根下徘徊。他见到我,欢喜地叫我老师,突然又神情寥落不吱声了。我把他带到办公室给他一本旧语文书,让他带回家里去看看,不懂之处可回来问我。可我不能再把他带进去了,这是学校的规定。我对他说,如果你想问我问题,可以先在围墙外面叫我,我听到了就会出来,除了上课时间。他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便欣然离去。

有一天他真正长大的时候,再次回到这里,我希望他能忘记成长中的这些不悦。一个智力发育迟缓的人,对于生活中的不悦,也许从来都是会忘记的。到底是命运的残忍,还是慈悲?星星说,他忘记了。没有月亮,没有太阳,也没有地球的守护,他还是照样会发光的。我深信!

亚东沟、樟木沟、吉隆沟、嘎玛沟、陈塘沟是位于日喀则市境内喜马拉雅山脉的五条沟。因印度洋暖气流的滋润,它们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

陈塘镇所在的陈塘沟,由于长期的闭塞而不同于亚东沟、吉隆沟被人认识已久,犹如一朵藏在深闺静溢开放着的莲花。

经过重重叠叠的山环水绕,一路颠簸向下,终于来到位于日喀则定结县的陈塘镇,一个夏尔巴人的聚居地。随着珠峰登山旅游的发展,深山峡谷中的夏尔巴人因为给登山队当向导或背夫而为人知晓。他们散居在我国、尼泊尔、印度和不丹等国边境的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巍峨的喜马拉雅滋养着夏尔巴人,也给他们抹上了神秘的色彩。

在藏地生活的几年,我听说过不少关于夏尔巴人的故事,对他们和陈塘沟美丽的自然风光充满了神往。而最为神奇的是一位原姓拓跋的朋友曾向我介绍夏尔巴人的事情。从他那里我听到了一种说法,夏尔巴人的祖先来自东方,或许是党项皇室的后裔,为了躲避战争而来到西藏。

北宋末年,蒙古铁骑纵横茫茫草原,使西夏王朝消失在历史烟云中。先民从西夏国的都城兴庆府(银川)辗转迁徙来



烈日炎炎采秋茶。

宋文摄

谢集煮面

□ 王晚

面的底气不在装饰,不

在价格,在味道

谢集是苏中仪征的乡村,地名取“汉初四杰”之一张良卸甲之意,此处还有纪念樊哙的樊公殿,与张良卸甲相互印证,看起来颇像故人故事,毕竟未经考证,不敢多嘴多舌。咱们说面,谢集煮面。

一个煮字,最平民,最家常,煮饭,煮粥,煮鱼,煮花生,煮豆子……哪家生活离得了煮。煮相对其他烹饪方式,时间上要长一些,让食物与汁水充分融合,合二为一。作为此地除大米之外第二主食的面条,当然也可以煮它。为什么面以地名冠,只因此地独有,至少周边,出了谢集,没有煮面。

第一次吃谢集煮面,颇有陋巷见美人的讶异感。

谢集至今有逢街的习俗,我好热闹,喜欢赶这样的趟。婆婆闲不住,自家种的蔬菜吃不完,逢街时拉上街卖。那天逢街回老家,婆婆在菜场,就去迎她。知道我早饭没吃,婆婆从卖菜摊位上站起来,拿两根顶花丝瓜,带我去菜场边上面馆里吃面。下面的女人,婆婆喊她红香,关照她:“给我家老儿媳下碗手擀煮面,用我带的丝瓜。”

红香利索地忙着。炉子有俩,都烧炭。铁砂锅热油,蒜粒炝锅,干煸肉丝,放水煮,下榨菜丝,挑半勺剁椒,加滚刀切好的丝瓜,坐好了锅就不管它。另一只炉子上,桶锅里开水由小花到大花,滚得渐欢。红香移到案板前,做手擀面。不是事先做好晾那几等人来,是来一人做一份。这样不投机取巧的现场制作,先得我好感。一个面剂子,压成

宛如一朵藏在深闺静溢开放着的莲花,陈塘沟直到今天还

遗世独立于喜马拉雅山的深处

到青藏高原,最后落脚喜马拉雅山腰,成为了今天的夏尔巴人。这一路的辛酸血泪、颠沛流离我们也许无法想象,但正是这些困难让如今的夏尔巴人具有更坚韧的品质。长期的高山生活除了塑造出夏尔巴人独特的体貌特征,比常人拥有大得惊人的肺活量外,喜马拉雅山还赐予了他们与生俱来的让世界也为之惊叹的攀登天赋。

英国登山家亚瑟·韦克菲尔德曾写道:“这是老人、妇女、男孩和女孩组成的花花绿绿的搬运队伍,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上他们背着80磅的器材设备却能攀登自如,一些妇女甚至还背着孩子!晚上,这些‘高山搬运工’睡在帐篷外边,只找一块大岩石挡风,他们似乎并不在乎夜里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在人类攀登珠峰的历史上,夏尔巴人以生命为代价,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为攀登珠峰的登山队提供向导和后勤服务也成为夏尔巴人主要的经济来源。

除了当向导、为攀登珠峰提供服务,我国境内的夏尔巴人近年来依托优厚的边民待遇和发展旅游等各种扶持政策,还开办起了家庭旅馆和特色餐馆等,从西藏

蓬勃发展的旅游业中获取收入,生活越来越轻松幸福。

沿着朋曲河,车行至陈塘镇脚下的藏嘎村便不再有车道了。远远望去,陈塘镇就像挂在山坡上一样,层层叠叠的梯田包裹在周围。从依山势而建的步道一路攀行,一片片即将成熟的黄澄澄的鸡爪谷犹如开放的花朵一般,把被云雾缭绕的翠绿山谷染得美轮美奂,让人如临仙境。由于海拔低、气候湿润,陈塘镇非常适合鸡爪谷的生长,鸡爪谷酒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当地一大特色。热情的夏尔巴人双手捧上一个比德国啤酒杯还大的木桶,把一棒比火锅筷还要粗还要长的自制竹吸管插入桶中,我就可以咕咚咕咚地喝起来了。喝完一桶,再往桶里加热水,当场发酵制成新的鸡爪谷酒,马上又可以接着喝。由于桶不小,一桶酒见底当地人都不用看的,只用听,听到吸管吸到桶底的声音便开始加水现场制酒。到了陈塘后,你会发现,原来喝酒也可以这么妙趣横生。

喝完鸡爪谷酒,夜宿朋曲河畔的夏尔巴人家,幽静的山谷中只有水流的聲音伴你一夜好梦。早晨在鸡鸣犬吠中醒来,一推开窗,远山含黛,白云朵朵就像系在山

腰的哈达,喜爱摄影的人赶紧拿起相机留下这一幅绝美的水墨画,岂不美哉妙哉!

当你回到繁忙的生活和工作中,再回想当初在喜马拉雅幽静的山谷中醒来的滋味,仿佛那来自印度洋温暖湿润的和风仍然吹在脸上,耳边还能听着啁啾的鸟鸣,浮躁的心一下子就能平静下来,回到陈塘沟。

提示

陈塘地处偏僻,最好选择性能好的越野

车自驾出行。从日喀则市经萨迦到达定

结再到陈塘,大概需要六七个小时。日喀

则到达定结县城均为油路,从定结到陈塘为

土路。春夏秋三季前往较好,冬季大雪封

山难行。陈塘镇有较多条件尚可的家庭旅

馆可吃住。陈塘的特点就是幽静和孤寂,

在此处住着犹如世外桃源,可以忘忧。

秘境·行走的喜马拉雅

村诊所去哪儿了

□ 李小米

“把舌头伸出来!”王老大这样喊刘二嫂。二嫂把舌头伸出来,王老大见舌苔上厚厚一层,轻声说了一句:“二嫂,你这几天肠胃消化不好。”病恹恹的二嫂瞬间睁大了眼睛:“你咋晓得?”王老大勾下头,开始给二嫂开处方下药了。

年过八十的侯大爷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村诊所王老大那里看病。那把竹拐杖,跟随大爷十多年了,俨然就是他的另一条腿。

天冷,山上白雪皑皑,成了村庄山顶上的白色寿眉。大爷昨晚上了狗肉炖萝卜,夜里感觉发热,就掀了被子,早晨起来捂着胸口咳嗽不停,是受了风寒,看来光靠喝白开水是硬撑不过去了,得去王老大那里看病。

王老大的诊所里,有好多人在那里看病,一些人挂着吊瓶在输液,表情木然地望着缓缓下滴的瓶子,还有人在唠叨,快点啊,地里的活还等着干呢。一个光着膀子输液的汉子,受到屋外男人挑逗:“来喝呀,喝酒!”那汉子就披着衣裳,提着输液瓶去和那男人继续喝酒,喝着喝着,还大声划起了拳:“兄弟好啊,三桃园……”

王老大永远是那么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应对来看病的人。说是有一年,这里发生了小地震,全村人惊慌失措,乡人们扯着猪牵着牛满山乱跑。只有面容清瘦的王老大,一个人坐在他的诊所里,淡定微笑,捋着他那山羊胡须说道:“天塌地陷,你哪兜得脱。”王老大在这里行医几十年,俨然是一个村庄的镇定剂。

王老大大会中医,他给人摸脉,也永远是那么半闭着眼睛,仿佛是在听你的血流声,然后睁眼,在处方上龙飞凤舞开下药单。

王老大的名声传到村庄十里八乡外,成了名医,他是村庄男女老少心里的依托。一方山水养一方医生,王老大懂这里的水土,如掌纹一样熟悉,就像王老大懂乡人的病情由来。有时走在路上,他看见一个人面色发黄,或者气喘,就主动招呼:“你过来我看看。”那人就很顺从地坐下,老大靠在一棵树下,替那人摸脉,依旧半睁半闭着眼。王老大说,你到我诊所里来拿点药,吃了就好。果然,那人去取了药后,药到病除,面色红润,在山梁上健步如飞,把一只野兔也追到了手。

乡村里养的牲口多,有时,王老大又转身成了兽医,给一些牲口看病,有几次,还帮怀孕的牲口顺利产药。大伙儿都信任王老大,有好几个村人,得了癌症,坚决不到大医院医治,就在王老大那里吃中药治疗。

那些年,村子里的生活,如那地上的土一样贫瘠苦涩。有一些乡亲,遇到生活中的块垒消化不了,喝了农药自杀,被人抬到王老大的诊所来,通过洗胃、输液抢救过来了。我记得我三叔就喝过农药,在诊所被抢救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农药太难喝了,我宁可去死,再不喝农药了!”

村子里看病的人,慢悠悠提着在王老大那里开的中药,回家在老药罐子里用柴火慢慢熬,大火、中火、文火,这么多了,乡亲们都知道火候了。几家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陶瓷老药罐,我对村庄的味觉记忆,有炊烟里飘荡的饭菜气息,也有这样熬中药的气息在风中弥漫。我那些乡里人,求一个饭碗,一个药罐子,吃饭,劳动,看病抓药,就那样贯穿了他们的一辈子。我的一个堂伯对生病看得开,他说:“人咋不生病呢,机器也会生锈、扯拐。”

生病了不要紧,生病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有王老大这样的乡村诊所呢,这些乡村诊所,是为守护生命筑起的生命碉堡。

而今我回到村子里去,那些诊所的房子,早已破旧倒塌,有次我竟在杂草乱窜的墙上,见到一幅斑驳的老标语:“治病救人天经地义……”

味道